



經心書院集

1615
3



1615
3



荀卿論

二月分齋課
超等第一名 陳培庚

聖人之道大矣七十子之徒顏曾冉閔具體而微其餘若宰我
子貢子夏子游子張之徒則學僅聖人之一體而言亦不盡醇
天之生人上知者不常見而游夏中人之才時接迹於天下其
見道固未全其為言亦易過若荀卿者亦其人與自七十子沒
微言幾絕孟子始出而振之荀子稍後孟子其書亦言仁義而
宗周孔不可謂不知然宋以前猶荀孟並稱程子始斥荀子蘇
子瞻又以李斯之禍府罪其師而咎卿著書之不善夫蘇子之
言誠不免文致矣而程之論荀抑亦絕之已甚也與且夫人之
異於物者性也人性之異於物性者善也夫人攘臂而能言之
也聖人以爲凡人之生則固有知愚強弱之不齊矣則固有生

而不可教訓者矣故其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惟上知下愚不移聖人之言如其不自主也至孟子始專言性善後儒宗之然言之不能無疑者亦往往在也荀子更言性惡雖尤駭天下之耳目而授言者以柄然謂之偏見過論可矣必以爲概未聞道何也荀子之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爲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若是則性偽之分爲與不爲之異耳非卽反乎真之謂矣當是時思孟之學盛行或有持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者故極言性之不可恃而禮義者先王之所以教也率乎禮循乎義而爲之不已則爲堯舜蔑乎禮違乎義而縱恣無制則爲桀紂故荀

子三十三篇無慮皆勸學之書也至激而曰性惡則言之過甚者爾而遂以辜其罪可與嘗謂聖人之道猶天然後學者不能徧觀盡識則各以所見言之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皆各言所見也見出於後人之獨而遂以古先聖人之意爲必如是形之論說筆之於所著書其實得聖人之意者固聖人之功臣矣其不得聖人之意則將陷於罪戾而不自知吾不責荀子之言性惡也吾甚惡其以一人之意遂自信爲聖人之意也吾尤惡其以一人之言遂欲頓易從古聖人之言也故主持太過此固荀子之無所逃責者也雖然使荀子而生聖門則其言將有所範而其才足以躋游夏諸子無難也愚故罪其壘持太過而不敢輕絕之於聖人與

其間閒有不粹於道者猶有戰國之習者存也且夫聖人之道
 之在天地散而必有所屬也禮樂以爲之養政教以爲之道刑
 下至儒術以迄禮樂名物器數之屬靡不研究而表章之辭氣
 者流各挾其說惑世聖人之道或息荀卿蹶起蘭陵上自王道
 而不知荀卿亦有所激而爲之也方周之季邪說徧天下百家
 李斯相秦本未嘗用荀卿之學耶夫蘇子者固感於所激云爾
 人於此暴戾恣睢多行不義彼將盡以爲受教之不善乎哉况
 之要其與昌黎韓子所謂不精不詳大醇小疵者有合焉今有
 其過也而姚惜抱氏特辨之以爲荀卿閒有得失大體得治世
 往讀蘇子瞻荀卿論竊怪彼以李斯亂天下其學出於荀卿何
 荀卿論以蘇中育不詳其意

荀卿論

二月分齋課 超等第二名 楊介康

往讀蘇子瞻荀卿論竊怪彼以李斯亂天下其學出於荀卿何
 其過也而姚惜抱氏特辨之以爲荀卿閒有得失大體得治世
 之要其與昌黎韓子所謂不精不詳大醇小疵者有合焉今有
 人於此暴戾恣睢多行不義彼將盡以爲受教之不善乎哉况
 李斯相秦本未嘗用荀卿之學耶夫蘇子者固感於所激云爾
 而不知荀卿亦有所激而爲之也方周之季邪說徧天下百家
 者流各挾其說惑世聖人之道或息荀卿蹶起蘭陵上自王道
 下至儒術以迄禮樂名物器數之屬靡不研究而表章之辭氣
 之閒閒有不粹於道者猶有戰國之習者存也且夫聖人之道
 之在天地散而必有所屬也禮樂以爲之養政教以爲之道刑

法以爲之防相維相制歷久而不變是故無禮樂政教刑法吾知其未有濟也然禮樂政教刑法之名寄於天地而成於上下上焉者既無能行之而下焉又無以述之不惟不述又從而肴亂之噫後之人苟欲淑世而正人心也其道曷繇今觀荀卿所著書十二卷釐然確然必衷諸理取其意義之精者粹者足以入董生大戴之奧而肩有宋諸儒之門其僞堯舜非思孟而性桀紂也是其見理未宋觸於所見而然不自意其言之已甚而弊也乃其所爲疵也漢興呂來承學之士多尊之巍乎與孟軻氏較德而量賢自昌黎韓子始論定之至云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同時楊倞亦謂其根極理要羽翼六經誠有重乎其入而方望溪氏乃以爲中有不足者意以其發言指事難擬於聖人

之道與荀卿之學使得親受業於孔氏進而與七十子之徒講明切究其成就或未可限而卒無以底於至聖之域者豈非以其晚出乎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其諸昌黎韓子所云削其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夫亦庶乎其可也

蘇子論
蘇子論卿獨以李斯之獄歸之此蘇子之刻也夫李斯者
荀卿之罪人也卿尊周孔而斯變法燔六經卿述仁義禮樂而
斯慘暴任術數刑名凡其所以事秦皆卿所不及料者也昔吳
起受業於曾子而陳良之門有陳相學焉而倍其師若李斯者
歟矣如蘇子之說則古大賢豪傑如曾參陳良皆宜無所逃咎
而獨以責卿可乎哉夫卿之學其源出孔氏其言雖不粹其指
歸異於聖人者卒鮮韓子所謂小疵而大醇者也戰國之際政
亡國亂君相不遂於大道而卿獨爲之陳王制百家橫議縱橫

荀卿論

二月分齋課
超等第三名 錢桂笙

是非天下之大公也天下非之而吾曰是世猶議其黨天下僉
曰是而吾非焉有妄之者矣自史公作記劉向校書皆孟荀並
傳而蘇子論卿獨以李斯之獄歸之此蘇子之刻也夫李斯者
荀卿之罪人也卿尊周孔而斯變法燔六經卿述仁義禮樂而
斯慘暴任術數刑名凡其所以事秦皆卿所不及料者也昔吳
起受業於曾子而陳良之門有陳相學焉而倍其師若李斯者
歟矣如蘇子之說則古大賢豪傑如曾參陳良皆宜無所逃咎
而獨以責卿可乎哉夫卿之學其源出孔氏其言雖不粹其指
歸異於聖人者卒鮮韓子所謂小疵而大醇者也戰國之際政
亡國亂君相不遂於大道而卿獨爲之陳王制百家橫議縱橫

揮闔之徒相與滑稽而亂俗而卿獨爲之明儒效斯所謂狂瀾之砥柱而言不合於當時卒終於下吏末僚功業不得見於世此子政之所哀而實涕者千載以後讀其書又復瑕疵其爲人而責以亂天下之禍嗟乎若卿者亦何不幸如斯耶雖然蘇子之議卿也以其非思孟言性惡其非思孟乃李斯韓非等所僞託昔人有辨之者矣其言性惡雖由憤世疾俗之深然君子之立言也宜有擇焉將以範世而垂教則與爲其厚勿俾天下後世以予言爲口實而卿弗之慎也烏虜是則荀子之疏也是則蘇子諸人之所不能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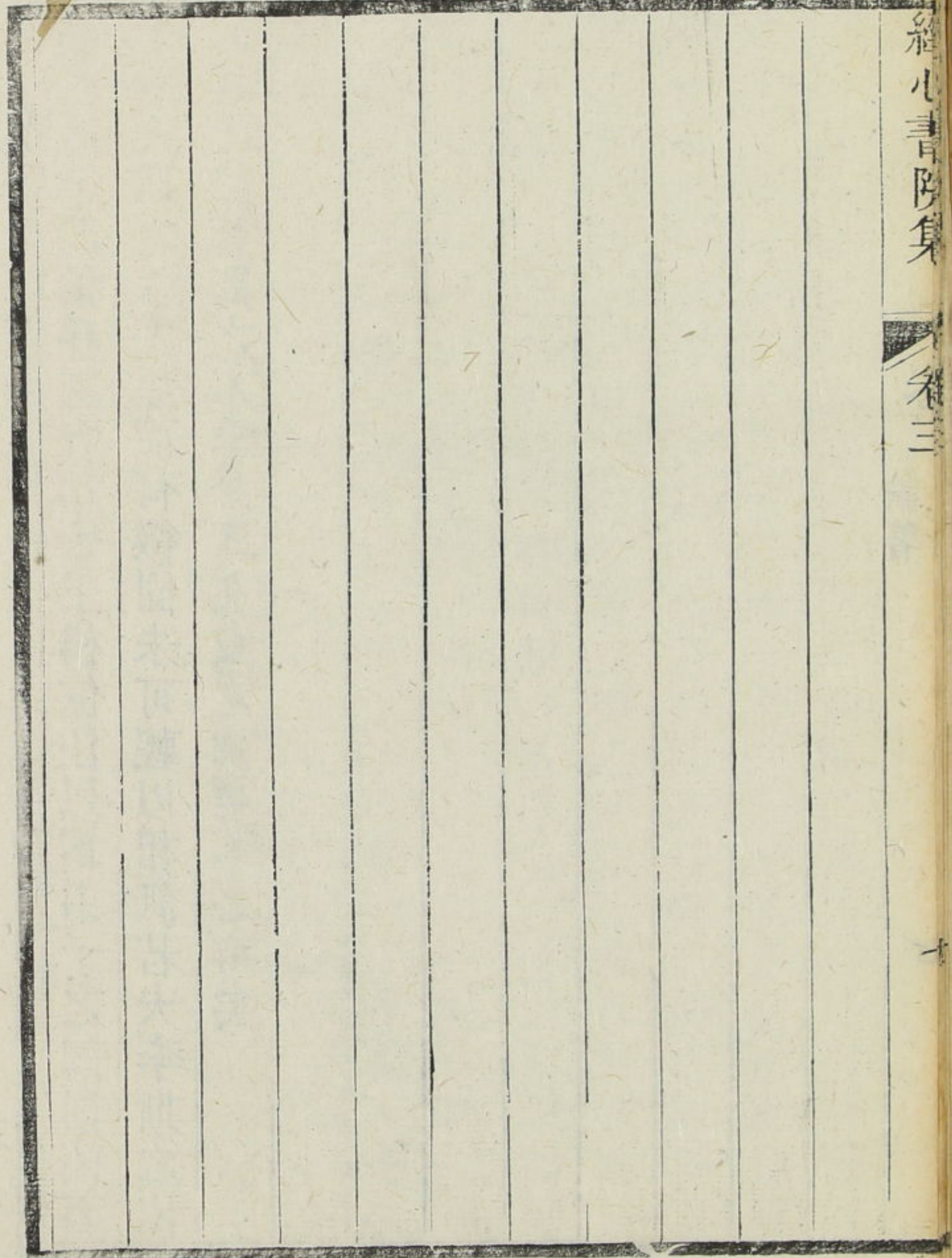
荀卿論

二月分齋課
超等第四名張增齡

世之詆荀卿者吾知之矣曰性惡之說顯與孟子性善之旨背也非十二子而有子思孟子也吾謂是烏足爲荀卿累哉荀卿之去孟子時又數十年人心之偷世俗之薄更甚於孟子之所目見耳聞者孟子方邪說暴行初作之際欲從容而施其挽回之術故曰性善將以誘一世之人於爲善也荀卿則目擊當時惡者千百善者十一由是發爲激切之論冀世有聞風而起者困心衡慮務反其惡以歸於善其用心不可謂不苦卿之言曰人之性惡其善則僞也其言僞蓋非矯僞詐僞之謂古爲僞字通用僞者猶言作爲也故旋又自解其義云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荀卿救世之苦心至是蓋畢露於楮墨閒

矣韓詩外傳引荀卿說詩至四十餘條之夥皆首尾完具無殘闕迹而於所非之十二子獨無子思孟子夫嬰豈欲預爲荀卿解免耶亦豈諱言二賢過失耶意其時去荀卿尙邇必所見之本有如此者也王伯厚疑訾議二賢之語乃韓非李斯輩附益於其後良非無識蓋當日者荀卿之名洋溢至使人喜字爲卿則其嚮慕之私略可想見韓非者流自以爲因時制宜欲尙法律而廢詩書其勢不得不以子思孟子爲罪以子思孟子爲罪而出乎一己之口又恐無以號召乎天下計惟陰託其說於荀卿夫而後可以肆行其志狡譎者之智謀固恆有出此者況李斯又嘗受學於荀卿之門竄易其書尤易爲力乎然則荀卿性惡之說其立言未免過中而其用心可諒也其堯問篇末有爲

說者曰一段稱孫卿宜爲帝王楊倞注以爲弟子之詞則確有坳益王氏之言尤信而有徵固未可輕以相詆若夫李斯之出於其門自荀卿之不幸蘇氏文致之詞更不必辨矣



荀卿論

二月分齋課
超等第五名 陳曾望

司馬遷作荀卿傳謂其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著數萬言而卒嗚呼若荀卿者吾不暇與之論儒墨之異同矣論荀卿荀卿爲人非能躬行實踐卓卓有所表見者也年五十始遊齊三爲祭酒適楚爲蘭陵令皆無聞其才尙不如騶衍口于髡之屬各挾所長以自著其學於子思孟子更相去秦越但以文字論說籠罩天下士天下方厭儒術姑學墨氏言驚其奇異於是往往試爲高論沛其文章文章益自熹其儒言也耶其墨言也耶然而漸聞孔子之言七十子之言似不如此乃漸援儒以入墨齒漸長名漸成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墨者亦漸歸附則意氣益自矜計師教之盛未有盛於孔子乃時時稱道孔子以自

比若孔子蒙其鑿賞者試竊其旁文賸義以詰儒書頗動人聽聞於是謗儒之躬行實踐者不如其善擇術且善盜名也又欲諱其文詞所自出益牽合墨氏以爲言以求勝於孔子七十子之徒無如其不可諱而不能勝也則莫如反攻之乃敢無忌憚而謗儒矣孔子之道大而名著將假之以爲引重不欲謗謗子思孟子孟子卽孔子謗孟子卽謗孔子也於是竝其稱道孔子之初心而自誣自訟不可以自解聞儒之闢墨有義正而詞嚴者疑焉惡焉怯焉阻焉悔焉其從墨無可諱則又謗墨矣墨翟之外如它囂魏牟陳仲史鱗宋鉞慎到田駢惠施鄧析或近墨或不必要近墨而但能自立爲彼所不若者皆謗之曰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眾喬宇崑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

治亂之所存是言也其謂人者耶抑其自謂者耶墨翟諸人則受謗子思孟子則又受謗言儒謗儒言墨謗墨兩不見收天地雖大無可容其心險其識拙其居失其舌反覆其蹀旁皇其神憊憊其學無所宗如嬰兒之失於道丐夫之僵於野自蘭陵放廢而荀卿耄矣無能爲仍託文章家自遁不儒不墨人如其文焉文又如其人焉昌黎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雖但論文猶非篤論蘇軾曰李斯師荀卿凡其相秦焚書之禍皆荀卿遺之雖深文實定論其旨固本於馬遷者也然則遷作列傳獨以荀卿竝孟子名篇者何哉遷被放廢自傷其無所表見致與荀卿等而著書之志又自比於孟子而難於言故特以荀況自況耳夫至以不儒不墨之荀況自況則史公之心傷矣傳之旨微哉

世每譏宋史不應分道學儒林為二傳然則聖門四科何以分
 哉道學者德行之科也儒林者文學之科也是二者未始不相
 須然始或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卒所成就又不無純駁淺深焉
 故其勢不得不分而要其有益於世有功於聖人則一而已矣
 聖門德行數顏閔二冉曾子以年少後於諸賢然獨得其宗及
 曾氏之再傳而有孟子焉聖門文學數游夏而發明章句子夏
 為多其門徒亦最盛數傳之後而有荀卿焉荀卿述禮樂明王
 道時有駁語其純粹頗遜於孟子而其傳詩傳易傳禮傳春秋
 經學賴以不墜則聖門文學之宗派而漢經師家法之所從出
 也當戰國時異端蠡起處士橫議縱橫若蘇張攻戰若孫吳刑

荀卿論

二月分齋課 尹家楨

世每譏宋史不應分道學儒林為二傳然則聖門四科何以分

哉道學者德行之科也儒林者文學之科也是二者未始不相

須然始或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卒所成就又不無純駁淺深焉

故其勢不得不分而要其有益於世有功於聖人則一而已矣

聖門德行數顏閔二冉曾子以年少後於諸賢然獨得其宗及

曾氏之再傳而有孟子焉聖門文學數游夏而發明章句子夏

為多其門徒亦最盛數傳之後而有荀卿焉荀卿述禮樂明王

道時有駁語其純粹頗遜於孟子而其傳詩傳易傳禮傳春秋

經學賴以不墜則聖門文學之宗派而漢經師家法之所從出

也當戰國時異端蠡起處士橫議縱橫若蘇張攻戰若孫吳刑

名若申韓荒誕若衍爽滑稽善辨若過髡空虛無實若蒙莊充塞仁義若楊朱墨翟及其他博奧奇詭之材人自爲說家自爲書六經委諸榛莽其不絕如千鈞之繫一髮非荀卿守之而傳之則百家之說皆有授受而六經獨無更秦火之餘其孰從而求之哉然則荀卿之功固不在孟子下也自司馬遷以孟荀合傳而牽率多士蔓引錯敘所以明二子爲當時必不可少之人及劉向揚雄亦竝尊孟荀下逮唐楊倞韓愈皆然愈稱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殆百世之定論歟至有宋諸儒始痛繩荀卿謂不足以與於道噫亦過矣漢重訓詁其源半出荀卿詳見汪氏中荀卿子通論故多美荀卿宋專性理實有以上接孟氏之統故獨推孟子然漢無訓詁宋儒生二千餘年後何所稟承

荀卿不述六經以傳於世雖以孟子之盡力衛道後人亦將不之信也夫訓詁自游夏以及荀卿而漢鄭氏繼焉性理自顏曾以及孟子而宋朱子繼焉漢書但傳儒林而宋史別崇道學謂此耳嗟乎後之尊朱子者固未嘗廢康成而不用矣卽安得棄荀卿於孟子外哉

山眼欲盡于小姑
 其地乎對之故未于齊固未嘗無乘風而
 又益于而未未于齊固未嘗無乘風而
 之而大時始自漢以又清曠而漸入
 不處六登以謝世以蓋于大蓋氏前
 人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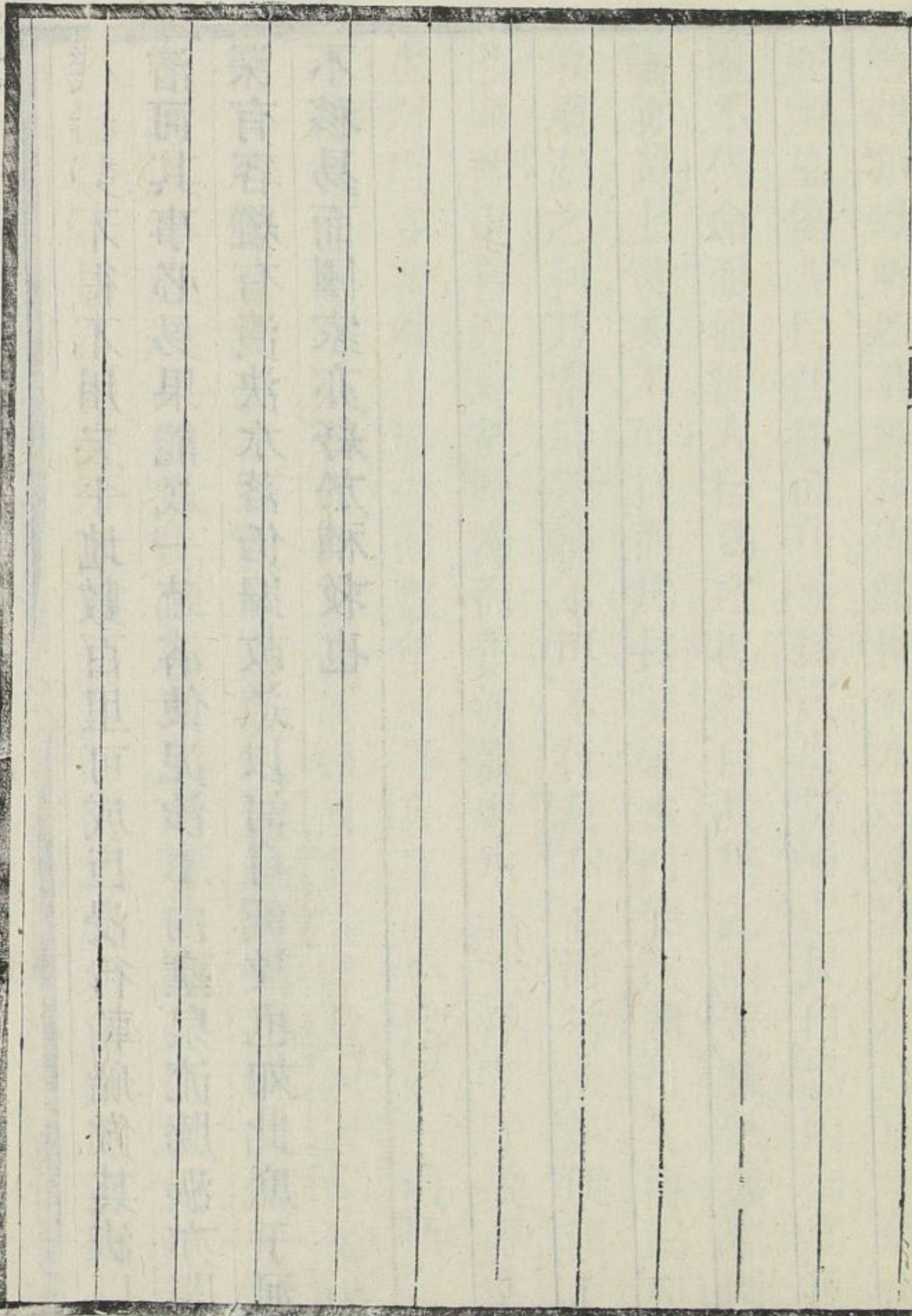
賈讓治河策書後

三月分齋課超等第十二名 黃觀恩

完隄障水千古不易之良法讓乃以為下策者何耶禹貢九澤
 既陂乃隄防之始讓又謂隄防之作起自戰國者何耶戰國時
 齊趙魏皆作隄遏河以自富強此曲防隣國為壑之隄正孟子
 所以斥白圭者也後世倣而效之貪一時之利而無塞口止啼
 之戒讓時黎陽故隄固猶是也故讓以為河之不能暢厥流以
 歸海而善決也曲防之為之民之為曲防而且不知為長隄張
 水門也與水爭咫尺之地各以自利此真不見眉睫之病直等
 諸下策也云爾且夫水之就下水之性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所謂高下亦不一其勢也順水為隄束之使不汎濫此亦行所
 無事雖大禹復生弗是過也自周以來河流已數徙而隄防不

廢抑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也夫水之橫決汎濫敗壞城郭田廬冢墓傷人民往往而在天爲之也當衝之民自恐陷溺爲魚鼈不待命而他徙人自爲之也若自我爲之而眾騷然矣然則讓所謂上策或不可行而爲長隄張水門使河順行入海民亦收填淤之利乃當時急務不可不行然亦治河常法無所謂上也抑吾更有說焉黃流濁而善淤淤則水勢上浮完守故隄準水增培多者數十年少則數年河身且高於平地偶一潰決近河之地已爲深淵而水亦不復能歸故瀆矣故治河者不徒兢兢於培隄而疏濬之功實其要也然昔之濬河者動役民夫數十萬以力開之其費不貲而事亦不可常宋時創用木杷疏水王安石力主其說而功竟不就然則欲其成功易而用省西人

機器勢不得不用矣平地數百里可成巨浸行輪船倣其法以濬河其事必易果能歲一疏濬使泥沙不內壅泉流騰漲亦闊深有容縱有潰決水落仍歸故道以河身低故也如此庶乎河不移易而國家亦紓於補救也



經學家法論

五月分齋課
超等第四名 朱筠聲

宣尼既沒微言幾絕秦煬羣籍存者十一漢興各以家法相承
顯名當時言易則田何傳其學者項生丁寬施雠孟喜諸家言
書則伏生孔氏傳伏學者張生歐陽生大小夏侯李尋張無故
諸家傳孔學者胡常桑欽張霸諸家言詩魯則申培公傳其學
者孔安國周霸韋賢褚少孫諸家齊則轅固傳其學者后蒼翼
奉蕭望之匡衡諸家燕則韓嬰傳其學者王吉長孫順張就諸
家至於傳毛詩則皆本之解延年徐敖諸人言禮則高堂生傳
其學者徐生孟卿大小戴諸家言春秋則胡毋生傳其學者公
羊有嚴顏之學穀梁有申章昌曼君之學左氏有翟方進房鳳
之學自茲專門遞述家法昌明質帝詔云舉明經者令詣太學

通經各隨家法左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皆請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可見漢代崇儒家法之嚴徐防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云是末師而非往古此漢人嚴背家法之證西晉承兩漢而後猶置五經十九人永嘉之亂或減爲九人或增爲十六人不復分列五經王弼注出而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亂使詩無二劉禮無徐熊謹守師法則亦蕩然矣李延壽約簡深蕪之論豈眞爲知言者哉夫家法不明則流派不著流派不著則經學之行別不可知文字之同異不可考先儒之授受不可分周秦之古義不可識不亦重可慨哉

經學家法論

五月分齋課
超等第五名張增齡

兩漢經學之盛家法爲之也家法者守其師一家之說懷乎若法度之昭垂銖釐不敢有所變亂某以某家之學授之某某從某受某家學自一再傳以至於數十傳靡不歷歷可數可不謂密與迨持之既久而有通儒興焉合家法而融貫之而經學之盛至此而極極盛之後遂有非通儒而貌爲通儒者出焉舉家法而渾殽之而經學於是乎自盛而之衰此雖亦氣運之常而其視家法爲升降則昭然可灼見矣嗚呼暴秦滅學六籍灰飛其幸存於世者類皆不完之冊方是時學者苟各以意說不修家法勢必有疑爲闕文而移者疑彼此不可互通而屈彼以就此或屈此以就彼者天下之大爲學者之多補之移之屈而就

之之後不足以盡服天下學者之心而籍其口也於是補之不已而更補之移之不已而更移之屈就之不已至盡沒其古誼而以臆說先之吾恐秦之餘燼不數百年而掃地盡矣繼天之未喪斯文誕生諸大儒以承其後亦將剖析無術補救無方恨不能卓然有所樹立又安望其囊括眾經集一代之成而定萬世之準哉夫守先待後之學大賢以下所當勉而躋之人之精神材質可自度也惟致力於力之所能至而不必妄冀其所不能覆車在前良可鑒也夫世有聖人而後無可無不可下之則循繩守墨猶不失爲篤行謹飭之士若旣非聖人復不甘循繩守墨則蕩檢踰閑而已矣蕩檢踰閑者之去聖人與循繩守墨者之去聖人孰近孰遠豈待智者而後知之家法亦猶是耳人

之言曰大儒而必守家法則學散末流而妄效大儒則學亂其斯爲知言乎其斯爲知言乎

經學家法論
五月分齋課
超等第六名 婁正寅
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後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京氏易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又繼立焉然理取其是事求其實而已門戶之見不必存也梁邱賀從京房受易更事田王孫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傳至勝又事同郡簡卿勝傳建建又事歐陽高遂分爲大小夏侯之學豈拘守一家之言哉況所授受者在此而所得力者在彼胡常受尚書於庸生乃以明穀梁爲博士韓嬰以詩傳於燕趙其裔孫乃謂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孟卿善爲禮春秋以授后蒼疏廣而使其子從田王孫受易父子師弟之間所業各

經學家法論

五月分齋課
超等第六名 婁正寅

文學設科而後經必有師漢興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後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京氏易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又繼立焉然理取其是事求其實而已門戶之見不必存也梁邱賀從京房受易更事田王孫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傳至勝又事同郡簡卿勝傳建建又事歐陽高遂分爲大小夏侯之學豈拘守一家之言哉況所授受者在此而所得力者在彼胡常受尚書於庸生乃以明穀梁爲博士韓嬰以詩傳於燕趙其裔孫乃謂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孟卿善爲禮春秋以授后蒼疏廣而使其子從田王孫受易父子師弟之間所業各

別安所謂家法哉蓋其時導源未遠指歸易明不必矜言家法
 人有言家法者反取侮而道不尊施讎孟喜梁邱賀同事田生
 者也施讎謙讓不教授梁邱賀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
 問孟喜好自稱譽言師田生且死枕喜鄰獨傳喜賀乃證明其
 詐蓋私立門戶適以啓人之攻也案梁邱賀從京房受易京房
 嘗從孟喜問易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則賀乃孟氏四傳弟
 子矣謂賀與喜同受學於田王孫而賀又攻訐喜史策所記不
 無可王式以詩數篇授唐生褚生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
 之而詩卒有唐褚之學若許商以尙書教授乃號其門人若者
 爲德行若者爲言語政事文學自比於聖人不綦妄哉昔人謂
 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以門戶之見亦自漢人開之也
 然東京之盛一師教授恆數百人或千餘人乃至曹曾受歐陽

書門徒三千張興弟子著錄萬人教愈廣途愈岐妄誕之徒必
 有倍師說而別創新義故有識者必囊括古義折衷於鄭氏家
 法之嚴爲末流爲之也況乎經六朝以及唐宋信心蔑古者代
 興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蕪遂不可復理欲求家法或
 恐無從總之漢氏以前有師法而無家法家法之說學術之岐
 也漢氏以後有家法乃可以言師法嚴於家法而古義遂可存
 也此亦可以概古今學術之變矣

此其本而以辨古今學術之變矣
 此其所以辨音案於以可以言而辨其氣於案於而古義其可
 以無窮之義且以而音韻而無案於案於之辨學術之別
 以專端之士又從而味之雖論之無不且論其所以未求其
 其之氣氣末而論之出此平聲六博以又專求於公於古昔
 其論而論而論其義其音韻其義其音韻其義其音韻其義其音韻
 其論其三千五百與於其音韻其義其音韻其義其音韻其義其音韻

經學家法論

五月分齋課 超等第九名 周以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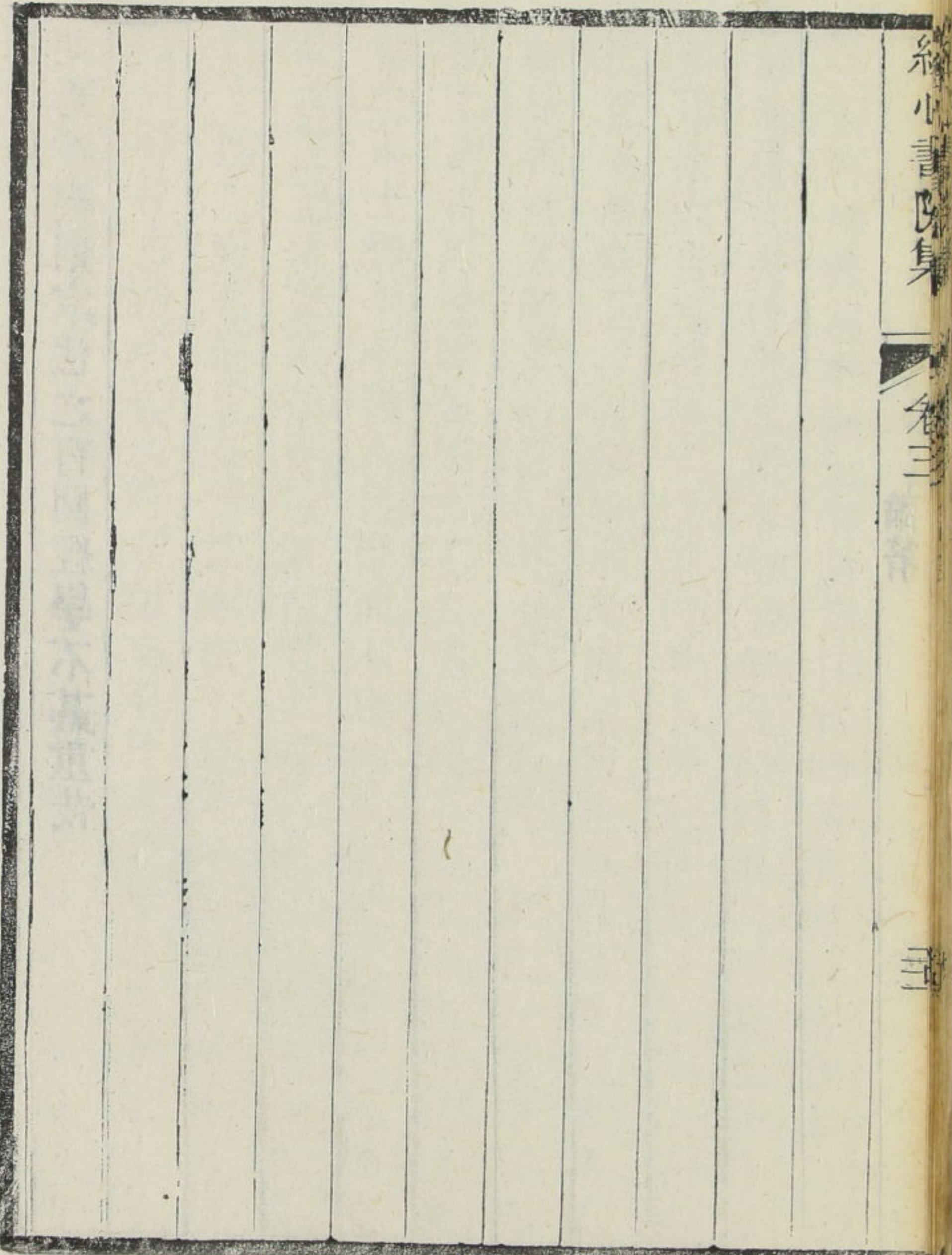
漢儒所習之經有七曰易曰尚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
 論語而所著之書有十四曰傳曰說曰故曰微曰注曰箋曰述
 曰疏曰章句曰解故曰傳記曰微傳曰訓纂曰故訓傳其所授
 之法有三曰正文字曰審音讀曰明訓詁而總不外於守家法
 易之家法有六曰田何曰施讎曰孟喜曰梁邱曰京房曰費直
 尚書之家法有五曰伏生曰孔安國曰歐陽曰大夏侯曰小夏
 侯詩之家法有四曰毛公曰魯申公曰齊轅固生曰韓嬰禮分
 為三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家法有八曰高堂生曰魯徐生
 曰后蒼曰戴聖曰戴德曰慶普曰馬融曰鄭康成春秋亦分為
 三曰左氏曰公羊曰穀梁其家法有九曰胡毋生曰董仲舒曰

嚴彭祖曰顏安樂曰瑕邱江公曰魯榮廣曰劉向曰張蒼曰張禹孝經之家法有四曰顏芝曰江翁曰翼奉曰孔安國論分爲三曰魯論語曰齊論語曰古論語其家法有八曰龔奮曰韋賢曰蕭望之曰王吉曰貢禹曰王陽曰孔安國曰包咸其間或立學官設博士以廣其傳或教授鄉里各守師說以名其家其有不守家法者則眾共鄙之如趙賓之以明夷爲蓍茲爲世所訕笑是也故人各從其一家之言以爲學至于老而不敢背抑何嚴與夫家法明然後可以知眾儒之淵源知淵源然後可以識經學之流別識流別然後可以參經文之同異參同異然後可以得周秦之古誼探乎聖賢立言之本達乎六經取義之方則經學之成易易也秦燔詩書坑儒士而易以下筮獨存傳授不

絕于世時無章句之學第以彖象繫辭文言解上下經或專以陰陽災異爲說致有古文中古文之分其餘他經悉從口授傳之既久驕駁斯出解說亦紛遂令一經之學彼此乖異猶幸各守師傳無相沿襲樸實以說理固執以求通缺疑以徵信教授以暢流雖迄四百年中如高曾之于昴仍支分派衍而不離其宗上之人又能尊師重學廣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故自武帝至元始百餘年間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至千餘人及光武卽位篤好經術博士凡十四人而說經之士尤眾世謂東京經術遠過西都雖皆下之師說能明抑亦在上者激勸鼓舞有其道也考之家法之名始于後漢前漢則謂師法前漢書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

精習有師法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後漢書質帝本紀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蓋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其實不外一家之言能守家法則上之可以至卿相下亦不失爲經師不能守雖仕不能致通顯教則士類且不齒人何憚而不爲此哉漢世經學之盛職是故也及至永嘉亂後典籍散亡博士或立或不立卽立亦不過數十餘人而五經又不分授家法于是盡湮家法湮則各出臆說以非往古務多得而鮮成功其平日讀書考業之功盡以佐其攻訐搏擊之用而經學于是大壞六經幾同虛器無復過而

問焉者矣則家法之有關經學不綦重哉



讀韓昌黎守戒書後

六月分齋課
超等第一名李文藻

嗟乎古今之勢殊則備禦之術異而其當守則一而已矣昌黎當日有見於通都大邑介於屈強預知藩鎮之必為禍而作守戒譬之猛獸穿窬當高柴椽峻垣墻外施窬窬以待之內固扁鑄以防之而歸其要曰得人厥後裴度平蔡昌黎之言驗矣然使其早為之備則戎心不啓而後之勞師糜餉亦不至若彼之極則甚矣守之不可緩也今如有人焉養猛獸若牲畜接穿窬若賓客納諸柴椽之中處諸垣墻之內窬窬無所施而扁鑄不足固猶且泄泄沓沓幸彼之暫為我馴而信其可恃而彼搏殺人竊人之心究未嘗一日忘也此其當戒豈不什伯於昌黎所云者哉凡人受病莫大於腹心之疾而癰疽次之癰疽由外達

內得所治法則毒無自入腹心之疾非有以治之於先待其毒發攻之則傷正補之則滋邪雖有扁鵲無能爲矣彼猛獸在家日習吾豚犬馬牛久而見不爲怪穿窬之詐且以其小忠小信結吾奴隸使感其私恩而又深悉吾勇怯之氣虛實之情一旦小有覺瑕乘閒勃發猝不及防吾之所恃以爲左右者或且反噬而助之讎念及此有心人莫不引爲已憂而謂任世道之責者可以坐視而不爲之所耶竊嘗深惟始終旣不能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則其制之之法卒亦無以易昌黎得人之說而所以得人則更有難焉者昌黎所言得人將材猶足以當之若上所陳者不獨資乎將材而已隆學校重貢舉慎詮選自朝廷宰輔部寺科道外而疆吏以至守令才各稱

其位用各當其職久之上下信服民生富庶風俗茂美徐蹈其機而奪其氣使豺狼化爲仁獸盜賊化爲良民內患不作則夫邊塞之侵削益無所事其慮矣然而非一朝夕之故也

經心書院集卷三 三

勸樹桑議

七月分齊課 超等第三名 黃觀恩

古農桑並重今楚地桑不如農蓋風氣使然非土宜所係也往
 方菊人方伯守武昌常購置浙桑令民間學種其觀察襄陽也
 亦然以此楚中桑利漸廣然未能徧行各郡縣也夫衣食之源
 人所並急利之所在民爭趨之諸郡縣之緩於種樹豈不為衣
 食計與毋亦勸課之不先而民或未見其利與攷湖北十郡黃
 州最富然蠶桑之利實甲諸郡武昌亦稱沃饒其利茶葛獨居
 大半皆桑類也德安為瘠土往者布商盛行西通秦晉東通豫
 章居人亦足自給今則布利微而民生困矣即三郡觀之養民
 於耒耜固必求助於女紅且他郡為吾不及知者其事理亦略
 可觀也然則勸之之道奈何一日諭教種桑飼蠶鄉愚易曉然

其事月餘可畢而勤苦甚至又或慮其妨農也故民鮮業之者抑思畝禾不過數斗畝桑或可數金終歲勤苦不知愛惜乃反畏此經月之宴眠蚤起乎故其名爲憚勞而其實爲惜費蓋桑少葉稀常須購采子母相權爲利有限因之自阻者此耳今若告以種植之利又給以嘉種使民自勸刊布方公桑蠶提要清河桑蠶局章程官以勸士士以勸農講求數年必有成效矣二日捐助桑植楚不如魯魯不如浙欲得嘉種必須遠購今擬官爲出費就近采買轉行各縣縣中市鎮有自願設廠買放者亦聽自捐又延僱浙匠以爲教民接桑蠶之用其直受於官若紳民或招致但爲具食而已三日經始小民趨利若鶩當其未成常多觀望今俟勸諭後民有願領桑本者自往縣中報名官

隨爲注明里居姓氏俟各鄉具有成數然後鄉擇其士之公正者使統受之以散給民戶其勤惰生息卽令以時察舉務使名實相副乃已此外或有官中隙地悉垣之以爲官園招貧民無業而男女勤謹者使種樹其中初令少得種菜以爲養贍二年之後桑長葉繁可收蠶利則改萊圃爲桑畦歲種桑秧以資散給官可不煩遠購矣四日推廣接種之法繅采之利提要之言詳矣如其言而力行之效必不謬是此後之聞風而起者將未有艾也官宜隨其利便廣與桑種山澤之閒富將不貲足民足國利何可言今楚民窮苦極矣畝收不能自給或遁而種鴛粟者所在皆有桑利若興而民將享自然之利其猶有言不韙之法以圖飽煖者當不然矣是興利而亦可除害也然則今日之

急務不卽在此哉

此處為一大幅空白，僅有極淡的墨迹，似為原稿或印刷時的留白。

科舉論

八月分齊課
超等第八名 高崇煦

科舉與學校相表裏者也學校盛科舉亦盛學校衰科舉亦衰此自然之理也顧亭林曰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駁之者曰此非揣本言也余曰此駁之者之不知本而非顧氏之不知本也科舉之本果何在乎必曰在讀書在學問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其真讀書真學問之人乎抑不盡真讀書真學問之人乎五經四書視猶傳舍馬班范陳之史束之高閣而不觀聲音訓詁之不知典章制度之不攷而惟帖括之是尙幸而擢巍科享厚秩又易其摩擬勦竊之技而試之於刑名法術恣其意之所欲爲一切悍然而不顧於是士風愈壞人心愈薄而不可以挽回

於萬一然則本實撥而猶謂其末之不顧者未之有也古昔先王之治天下者必首重學校學校者天下之元氣也自科舉之興而學校之法之不講者蓋千有餘年經義論策其名非不正也而空疎無具者託之聲律對偶其法非不密也而鈔襲餽飭者便之經學孝廉鴻博特科非不重也而資格門第與夫鑽營于謁之弊又往往而有則夫讀書學問之法之不明於天下而欲求科舉之得人是猶航斷港絕潢而求至于海也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則停試之說亦可從乎曰是又不然因噎而廢食食廢而噎仍不愈不如調變其食之所宜而徐而治其氣之逆上之責成有司以廣其作育之方下之慎選師儒以神其化導之術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如黃犂州變法分科之說而又

行之以實心實力人材其或者勃然興乎

科舉論

八月分齋課
超等第三名嚴用彬

所貴乎科舉者何也以其得人也夫科舉果可以得人乎哉聚天下智勇才辯之士做精神耗心目以角其所為帖括之學一再試而不售則又思遁而之他其狡且黠者干犯名教弄法舞文毒害鄉曲其愿樸而迂拘者則皓首矻矻與鰥寡孤獨窮民而無告者等其倖而博一第選一官者則又侈然自張驕奢淫靡敗壞風俗甘受笑罵而不辭於此而謂科舉可以得人夫誰信之雖然自有科舉而人材又未嘗不出乎其中循門第科舉一弊也而漢之蘇武唐之李德裕皆以門第不可謂非得人也受請託科舉又一弊也而梁蕭之進崔詳吳武陵之進杜牧之令狐綯之進李商隱李德裕之進盧肇皆以請託不可謂非得

人也 本朝三百年來魁壘者艾特達之士或精研經術或博綜史法或文章典麗或時務曉暢其餘天算地輿鍾律金石之學號稱專家誠不乏人揆其始進之途大半出於科舉於此而謂科舉之必不得人又孰從而信之然則科舉之設亦視乎上之操取舍者之賢否何如而下之應之者又自有淺深高下之不同帖括之學蓋其驗焉者也姜西溟氏之言曰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概試之以文墨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巍科厚秩皆取決于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于無可如何者也烏虜由姜氏之言思之當無可如何之勢而欲挽末流之弊豈不積重而難返哉然而因其勢而權衡之變通之又存乎其人矣

科舉論

八月分齋課
特等第一名 李心地

科舉興而人材濫自隋唐以來皆然而舉世皆重之何也其有聰明俊偉之士力能自振拔者亦陽賤其名而陰貴其實故其弊至寡廉鮮恥上下相欺而不以為怪烏乎是可慨也今之工為科舉之學者時文試帖小楷而已時文試帖小楷之士揣摩而已剽竊而已勦襲而已揣摩剽竊勦襲而猶不得則又務出於鑽營干謁賄賂以其所誦人者驕人而科舉之途愈寬人材愈奸欺苟賤而不可問然則科舉尙足見重於世乎哉馬貴與曰科目銓選二者越數百年而不得一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澆濫者愈不可澄清是說也亦調停之說也天下本無無弊之法然亦視其法之何如耳漢用賢良用孝廉未嘗無弊而

漢之經術終非唐宋以來所及唐用明經用進士用博學鴻詞未嘗無弊而唐之詩賦亦非宋元明所及然則舉四海之大山林之僻一概以科舉之法繩之其有當乎其無當乎所不得而知也黃太冲氏之言曰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方望溪氏之言曰自科舉之興人心蔽陷於此者千有餘年顧氏亭林則謂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顧氏之論較之黃氏方氏誠不免過激然科舉之弊亦概可想矣夫國家以科舉取士其所責於士者至大而至遠而卒不免出於欺之一術則又何也

科舉論

八月分齋課
特等第四名蕭樹聲

烏乎科舉所以取士也而果可以取士乎哉唐虞三代之用人尙已三代以降漢之選舉以郡邑曹魏六代以中正始於揚汰終於浮濫褻薄天寵流觴媮競者往往弊自上開而當其嚴整猶有差別之足紀焉隋承陳梁之末造其曼聲曳趾挑綺拾英之流習濫於崇朝科目之興尋遠古則然世會所爭不能逆流而沂之上矣因緣其軌欲以稍靜天下者固當心載大公較隆天秩則異非所異而寵非所寵猶可以徐俟和平來附人心而明貴賤之級流及於宋竊竊然唯恐異心也師武氏之智開籠絡之術廣進士明經學究之科推郊祀任子異姓甥婿門客之恩搖蕩誘餌天下於堂陛嫌微之際而當時桀黠者亦微測上

旨倒持來去以邀榮膺不得則李巨川張元吳昊之流憤起而播其亂其君臣之間猶發篋行僮之相爲禁持故和平去心而粹白失性心之俗者亦有以開其源也明代之爲政者踵而用之增文學益解額倍制科升乙榜推恩鄉貢職名不足綴冗員速資格以濟之而天下之怨亦由是而興夫天下恩之不勝恩也怨之不勝怨也而以天地之恩嚮販人民而膠館其心施天下以私而責其公報吁亦良難矣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均平專一而風流雛鷺無私之謂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退者十九早知不能而使退故法嚴而怨不起今廣其科舉於此人倖得焉而得者百一則怨一矣捷其資格於此人倖速焉而速者十一則怨二矣兩者皆以恩天下也而質其怨故

士自受經成讀昧偏旁盲語助老死童子者皆有怨心如之何其可哉計惟先其甚難而後稍授以易先其所難則知不能者退矣猶矍相之射也廢然而無妒媚之心矣設使裁生徒節貢舉省進士謹資格持之以難擇之以慎天下乃曉然知上所尊向之旨其不容苟且徼倖如此而抑歡然奉養於長吏孝秀而永謝其望心故差其所養別其所教執相成而功相倚也王者規天道長萬族順其所從珍其所寵則性命正矣忘恩以遠怨則和平臻矣革宋鬻販之私則大公行矣百年之內乘千歲之弊仍科舉而減其額核資格而難其選則始基立矣然後抑浮藻登德行立庠序講正學厲廉恥易科舉升孝秀俟之必世之後而天氣清人維固懿鑠乎唐虞三代之盛也奚必沾沾科舉

云爾哉 厥前人之學 雖有平異之分 然其學之精 固非平異所能盡也 蓋學之精 在乎其理之明 而不在乎其言之多 故君子之學 必先求其理之明 然後求其言之多 此所以為學之要也 夫學之要 在乎其理之明 而不在乎其言之多 故君子之學 必先求其理之明 然後求其言之多 此所以為學之要也

經義治事異同論

九月分齋課石 超

莫陋於調停之說而其弊自學術始學術中有兩塗對待而立者苟非如邪正之不相入論者必為持平止說曰是必相須是當兼講是不可偏廢此其說非不美然而人之資性各有所近嗜好各有所偏才力不能相兼業目疇攻而有成術目岐趨而致誤使天下之士兼攻並治務廣而荒卒至一無所成者調停之說誤也今夫明體達用者美談也然而言明體必於窮經稽古諸事豪無遺憾言達用又必當世止務變悉於心而且欲以窮經稽古所尋者見諸實用是蓋曠數十世而無一人焉孔子之門文學與政事分科游夏止迂習於誦書禮樂冉有季路不過為宰治賦之才初非有如後儒所講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諸事必一旨貫出而其時湛淡經術者亦不聞以唐虞夏商之制推行於世如後世習周官者也何則誠見夫人之資性各有所近即視其所近而成就也而朝廷任官百司庶職之事亦不博賚出一人亦然則經學也與經濟分途其來久矣安定湖學設立經義治事二齋令學者分居而各肄業誠有見於古人也所以爲教也議者曰居經義齋者博明經義而不通曉世務不將爲俗儒乎居治事齋者博習庶務而不能推原古制不將爲俗吏乎解之者曰安定亦使二齋之人彞居而互習之俾體用該備而已吾獨以爲不然人之心力貴乎博致朝夕互易也則不精若各埃其旨成而改業則又有所不必也今夫庶堂之典禮學校之掌教皆必須深通經術者任也博明經義者未始無

用也至於天文律祿農田水利兵政刑名簿書會計諸事需才不一原不必盡待禮樂之儒爲之也若如論者之意不過欲使天下之士無所不通盡爲宰相才耳夫天下之士而可盡期以宰相之事乎況乎宰相之德器又有出於科條講習也外者哉今之學者又且偏習一技爲恥吾觀劉歆七略分箸九流是皆古人之卓然名家者也班氏於各流之後著之曰其原出於古某官欲可知三代也所曰爲教其事不一其時學者亦不擇占何科目爲高而要期於有裨當時之務如兵家如農家如法家如名家如陰陽家天文算術家名不虛立皆佐治之具昔也各攻其業者志在濟世不聞以小就爲恥及其成就亦卒與儒家並立自古籍燔亡各家之學不傳歟儒家存而又失其真後世

馱貴儒家不知儒家者九流也一耳本不能兼百家之事夫如朝廷建百官宰相不能兼庶職耳後人舉百家之事盡歸也儒且爲博儒既雜而不精且無用爲世詎病吾嘗病後世儒術雜不若分析也仍棧爲百家使天下之人各習其事庶不視爲詞章記誦之資而各博精且期實用則三代爲學之法再見於今日矣然無能任此者蓋戛戛乎其難哉然學校之中若尋仿安定之法推行之或夾三代之所以爲教也至於欲合經義治事爲一者必曰先經義而後治事無論如今日之經義空疏無實即使銳意講求漢學吹秦坑之冷灰剔汲冢之爛簡參互鉤稽自小學始將有白首鑽研不盡者而何暇於治事哉經義不可荒賚之於沈潛之士時務尤當急期之於通達之才兩齋講求

各有實用真百代不易之法也宋仁宗時曾採取湖學科條爲太學程行也未久而呂安石之法亂也殊可惜也元明且來用安石之經義而不行安定之法抑馱何哉

此等分齋課
九月分齋課
起等第七名
陳曾望

經義治事異同論

九月分齋課
起等第七名
陳曾望

生民以來有聖人之事然後有聖人之經則經義固所以治事而治事外無經義也三代之教子弟十五入大學惟以躬行實踐為務無有見聞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明其理復其性以成其才其大端則堯舜禹相傳之一中其節目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宜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而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國無異尚故學無異名自秦火以後王道不行五霸功利之術愈漬愈深愈趨愈下上不以先王之教為教下不以先王之學為學雖有智能之士皆不免於習俗而漢宋諸儒振興古學未嘗無補於人心風俗而五霸功利之毒淪浹人之心髓而王道迂闊卒無以堅世主之信而

便其陰謀霸天下之心此經義治事之所以分既分而不可以
復合者蓋幾千年矣中間詩賦之學詞曲之學制藝之學紛紛
籍籍萬徑千蹊如入優孟之場舍己之性情姑效他人之言語
剽掠脫誤摹擬傾倒如醉如寐終身從事無用之虛文卽間有
自立之士不爲空疏謬妄所誤講求實濟終不過五霸功利之
術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孔門七十子之微言大誼卒不
可以復見於天下間嘗深求其故則由於名實不相起名則慕
王道實則便霸功歷代祖宗之立法與君相之用人皆坐此病
豈盡講學者之誤哉漢未嘗無賈董而漢不能用宋未嘗無程
朱而宋又不能用豈得謂賈董程朱之不足以致用哉雖然上
世之禮樂不用於後世商周之質文不襲於虞夏其初非聖人

制之耶而後之聖人革之不以爲歉夫亦因時順勢而已矣以
鄉飲酒之禮而理亂秦之市以干戚之舞而解平城之圍固知
其不可得也宋胡瑗教士立經義治事爲二齋亦有見於三代
下之事不能盡治以三代上之經而欲通經者之寔能致用已
爾

之物而使至於游移迷罔搖奪此之不可不早辨也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曰義者宜也孟子曰義也者宜也又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是則義惟其宜而爲無所爲之謂也今試問於人曰有子焯掌蘇秦刺股其勤學有以異乎則必曰異有子爲義而蘇子爲利也又問於人曰三代行井田商鞅開阡陌其足用有以異乎則必曰異三代爲義而商鞅爲利也乃至其爲學行政也則曰蹈蘇秦商鞅之轍而不自知何者彼其心皆有所爲雖襲先王之迹而無非爲功名祿位之謀譬之心受寒疾因至於瑟縮其體以嘯嘯其口者其執然也故今人所爲降心抑志以爲盡所當爲者皆古人所謂揣摩迎合而嘯嘯瑟縮者也其號爲學聖賢行三代而實則縱橫游說之不

若豈不以此也哉蓋天下之事機固萬變矣有前爲義而後爲利者有後爲義而前爲利者有此爲義而彼爲利者有名義實利有名利實義者冉子之請粟也夫子以爲繼富原思之辭粟也夫子曰毋止子張之干祿而使漆雕開仕詩書所載如此類者不可勝數也將以粟必不可請而祿必不可受與則固無解於原思漆雕開也將以粟不可辭而仕不可已與則又無解於冉子子張也故事有宜有不宜心有有爲有無爲出乎此則入乎彼故君子之爲學行政也豈惟便其情而已固將以推闡乎天理斟酌乎人情者也物色白黑之見先定於中事之既至各隨其類以爲向背而不至懵於其猝夫然後可得而無蔽矣夫君子小人之別其後若天淵也究其始則但起於自爲而義利

之間失之游移又甚而迷罔又甚而搖奪顛倒者也義利之辨人所不欲分而君子小人之別人所必欲趨必欲避者也夫苟究乎君子小人之終始而猶不知趨義而避利是必大愚不靈則然耳如其非也則黑白之判然者固人所易知矣

此處有若干行非常清晰的文字，但由於其字跡極其模糊，且與背景色相近，目前無法進行準確的OCR識別。這些文字似乎與右側正文內容相關，可能是另一種版本的校勘或註釋。

義利辨

十月分齋課
超等第六名 陳登庸

君子小人之分途義利界之而已其幾之發也至微而其竟也至岐推而言之其端有萬卽精其說者爲之辨義中之利利中之義猶非可更僕數昧者聞之而不析其巧者且得竊其言以爲掩飾遷就之緒將欲辨之何從而辨之孔子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此並舉義利兩端以示人也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黜利而誘人以義也然七十子之徒子張學干祿學義也祿利也子張賢者也聖門高弟也而不能淡然於利故孔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夫人之生各具耳目口鼻心思得以食息生長於天地之間卽人之義也故爲人者能仰事俯畜不飢不寒無好無惡斯足以配天地而列爲三才矣其

智者治人食於人亦不過能使人仰事俯畜食息於天地之間相安於無事亦未見有以自異於人也故古之帝者松楸雲牖老則傳之賢不知天子之爲貴其民亦渾渾噩噩不知民之爲不貴而自好者欲授之以帝位則洗耳而不願聞焉蓋斯時純乎義而已無所謂利也禹傳子猶之傳賢義也至子又傳子以不賢人介其閒而利之說起焉一變而爲征伐又易其名曰逆取順守而篡賊之禍遂相尋而未有底自三代以還一以利爲國君以利爲國而爲之臣者亦小貴則小利大貴則大利孟子所謂我得志弗爲者當時且羣以此相高羣相高以利於是轉以利爲義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曰吾義所當得也其不能致身富貴者則以爲不智不足於鮮衣美食者則以爲無能非義之

所宜矣雖豪傑之士起於其閒亦浸漬而自化識者觀之蓋有卽義卽利假義以射利伏闕上書義也卽利也閉戶養望義也卽利也挾詩書談道藝以文章名一世義也卽利也求所謂純乎義者吾未之或見焉蓋天下一利之天下人不知營利則不足以爲人而在耳目口鼻之數矣而謂賢者免乎哉雖然天下之利有盡而人之嗜利無窮於是愈求利而愈覺無所爲利而國貧民貧羣不足於利之說又起焉夫至不足於利無以給其好利之心而人庶幾廢然自返矣天生人卽生水火金木土穀以利人利何不足之有設令天不生地不長人民張口而無所得食枯坐以待盡斯真窮矣若猶生長百物飢者得以飽寒者得以煖則何貧之與有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玉食萬方不可

謂貧仕宦者以一人居其職而不耕不織鮮衣美食仰而待給者或數十人數百人數千人不可謂貧編戶之民其所出猶足以供上之所求亦不可謂貧誠嗜利者一反其不足之心而謂如是已足吾恐貨財尙有如山之積而無所用也吾聞黃老之徒以渾成爲道以淡泊無爲爲教其說頗謬於聖人而歷數千百年而不滅其說者母抑可以救儒術之窮學儒而僞反不如學黃老而真耶然則欲使人爲君子勿爲小人示之以義利之所歸得兩言以斷之曰歸真返樸爲義競仕宦談功名爲利

讀張楊園先生全集書後

十月分齋課
超等第一名姚

虞

先生之學出劉蕺山蕺山大旨宗陽明而先生晚年則篤守程朱故所言大都以居敬窮理爲本而務體諸人倫日用之間論者謂先生在明爲薛胡之後勁在本朝爲陸清獻之先聲非虛譽矣先生嘗言學者舍稼穡別無謀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故集中農書言力田習勤之事特詳皆得諸身試者而世病其瑣屑謂無與於學此不然也夫古之學者耕且讀三年而通一經蓋在三代盛時農之秀者卽爲士士未有不習於農者也自後世士與農分學者恥言小人之事而士於是益貧貧無以爲生則將裂規矩犯名義凡可以詭

得苟取者無不爲卽不貧而亦營營焉爲此詭得苟取者厚自封殖以爲室家久遠之計蓋人未有不思所以謀生者也農謀生於農工謀生於工商謀生於商而士別無所以謀生則亦將謀之於其所業烏庠士所業者何事而使竊取以爲謀生之資則豈惟士習之憂哉人才之壞風化之衰蓋靡不由此無惑乎世道之不能復古也昔許白雲教人必令學者先治生蓋不治生而治心此惟聖賢豪傑能爲之下此未有不爲詭得苟取以自贍者治生而舍稼穡是仍詭得苟取之術而已先生斯集皆儒家言未埒是書類農家者流疑無與於學余故推論其所以然以質當世之讀斯集者

